

緣 死 生

著 合 厥 孔 · 靜 袁

行 刊 店 書 燕 海



店 著 燕 隆

• 1951 •

一九五一年二月第一版 上海印 0001—10000 冊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發行人 俞鴻模

海 燕 書 店

上海中央路24號211室

(135) [D 23] 3700 元

中國科學印刷公司承印

生死緣

朝鮮兒女

一

血染的紀念品

10

星夜小插曲

三

半島風雲

三五

戰鬥到天明

40

『文明人』

七一

後記

八一

朝鮮兒女

那年冬天，長白山的一支朝鮮連隊，編到我們的主力部隊來了。

他們來的時候，是黃昏了；西天還有一抹紅，大孤嶺上耀着雪光。團的宣傳隊敲鑼打鼓，扭着秧歌，沿着冰凍的烏蘭河，把他們接來。同志們早在屯子外面站隊歡迎；一瞧見新戰友，都使勁的鼓掌，熱烈的呼口號。朝鮮同志們也興奮的笑着，一路舉手打招呼。他們都穿了蘇布的棉軍衣，戴了窄小的軍帽，揹着口袋式的背包，和各式各樣、從敵人手裏奪來的槍。最引人注意的是隊伍頂後面，還跟着兩個徒手的青年，一男一女，男的穿着白棉襖，黑背心，大燈籠褲；女的穿着敞領短棉襖，寬大的黑裙子，粗粗的辮子上還打了個蝴蝶結。

他們在團部會了餐，就分散到各營各連，由連部編到班裏去了。那兩個便衣的青年，原來是兄妹倆。哥哥叫金元吉，妹妹叫金玉粉。妹妹留在團部的衛生所，哥哥就編在三連九班了。

九班班長張銀虎，是一個爽利、熱情的山東人。他忙着去給金元吉領軍衣，領武器。天早黑了。金元吉在院子裏等候。院子裏來來去去好些人，有說中國話的，有說朝鮮話的，很熱鬧。月亮從土牆後面探出頭來。張銀虎挾着東西出來了，把一支大槍從肩上卸下，笑嘻嘻的交給金元吉。誰想金元吉接過槍去看着，不知想起了什麼，呆呆的楞了一陣，忽然拉住張銀虎的胳膊，眼睛裏閃着淚花，好像有許多話要說，一時說不出；只冒了一句：「班長同志，我一定好好幹！」張銀虎看他有什麼心事，又不好問，就緊緊捏着他的手說：「好同志，我一定盡力幫助你！」金元吉感激的挎起大槍；張銀虎替他揸了軍衣，兩個人就一同到班上去了。

這天晚上，各班都歡迎新同志；九班也早準備好了：炕桌上放着瓜子、芝蔴糖、凍梨、煙捲兒；油燈裏點了三個捻子，照得屋裏明晃晃的。金元吉一到，大家都霍的

站起來，拍着手說：『歡迎新同志！』『歡迎朝鮮戰友！』忙拉他上了熱呼呼的炕，這個遞煙，那個端茶，有的抓起芝麻糖往他手裏塞，弄得他不知怎麼着才好，光是說：『謝謝！謝謝！』

同志們見班裏來了這麼一位朝鮮人，就要和大家一起生活，都覺得很新奇、很有趣，少不了圍着他問長問短。金元吉在東北住了多年，中國話說得挺不錯，只是腔調很生硬；別人問一句，他就答一句，臉上很嚴肅的樣子。

說了一陣閒話，大家就幫金元吉換上棉軍裝，還按照八路軍的式樣，給他打了個上下一般粗的綁腿。張銀虎看他沒有皮帶，忙把自己的給了他。戰士王德海是東北人，用熟練的手法，幫他把柔軟的烏拉草絮在新烏拉鞋裏，換掉他原來穿的那雙破膠皮鞋。這樣，再戴上皮軍帽，纏上子彈帶，揹上三八大槍，他就完全變了樣兒。他已經不再是個老百姓，而是個解放軍的戰鬪員了。他個子不高，身體很壯實；除了那寬寬的顴骨，單眼皮的眼睛，多少帶着一點朝鮮人的相貌以外，也實在分不出他是中國人還是朝鮮人了。大家看着都笑起來。

這時候，外面一位女同志的聲音喊：『張班長，來客啦！』原來是衛生所的小姜，拉着金玉粉的手進來了；一進來就嚷：『你們瞧，我們這位女戰士怎麼樣？』金玉粉很不好意思，連手也不知道往哪兒攔了。這位朝鮮姑娘，很像她的哥哥，只是眉毛細細的，眼睛很秀氣；她也脫掉了白襖黑裙子，換上解放軍的黃綠色軍裝了。她的辮子已經剪掉，齊脖子的頭髮上壓了一頂軍帽，看起來挺精神的。

張銀虎讓兩位女同志坐下，請她們吃東西；大家也各自找個地方坐下來。小姜臉蛋紅紅的，一面吃糖，一面拍着金玉粉對大家說：『我們這位同志可好咧！一來衛生所就幫我們捲紗布，做棉花球，還搶着掃地，真勤謹呢！』金玉粉帶着農村姑娘的作風，羞搭搭的紅着臉兒，不說話。有人問她會不會說中國話，她只是笑着點點頭。調皮的李小堂說：『咦，怎麼剛才旁的朝鮮同志都穿軍裝，你倆可穿便衣呢？』小姜搶着說：『他們是新參加的，還沒有發軍衣。』張銀虎有點好奇的問：『你們倆怎麼想起參軍的呢？』那姑娘低下眼皮，臉上露出痛苦的神色。小姜沒留意，搖着她的胳膊催她快說。她抬起眼來，望着金元吉說：『哥哥你說吧！』

大家看他倆的表情，猜想這中間一定有什麼故事，都眼巴巴的望着金元吉。金元吉坐在一個板櫃上，雙手緊緊的握着那支大槍，看起來情緒很激動；他努力平靜下來，才慢慢的用着朝鮮腔調的中國話，講了起來——

『我們爲什麼參軍呢，讓我慢慢說吧。』

『我們的家是在朝鮮平安道。父親是個陶器工人，專門做水甕的。那時候，我們朝鮮人是過着亡國奴的生活，那苦處是沒法說了！有一天，父親趕着大車，進城去賣水甕，路上遇到兩個日本憲兵。只因爲他無意中說了一句朝鮮話，日本憲兵就把一車水甕打了個粉碎。父親是個烈性子人，跟他們爭了幾句，又被憲兵毒打一頓——用槍托子把他左邊的兩根肋骨都打斷了。憲兵說：『世界上已經沒有朝鮮民族了，還有你張口的份兒嗎！』』

『父親傷好以後，就帶了一家大小，逃過鴨綠江，在中國人的地面上——鳳城縣的鄉下——安了家。可是不久，日本人又像惡鬼一樣佔了東三省，朝鮮人中國人都成了他們的奴隸！父親再沒指望了，幾次想尋死……可是他終於找到了求生的路！他老

是飯也顧不上吃，半夜三更才回來。那時候我才八九歲，還不懂事，不知道他在忙些什麼。只是有一次，我給媽媽抱柴禾，發現柴禾堆裏藏了一支小手槍；我就有一點兒明白了：爸爸一定是用這打鬼子呢。

『我十二歲的那年，鬼子壓迫得更兇了。好些個中國人朝鮮人給抓了去，拉到雞冠山打死——鮮血把山石都染紅了！一天夜裏，我睡得迷迷糊糊的，聽見爸爸和媽媽在說話，媽媽抽抽啼啼的哭着。一會兒，爸爸搖醒我，拉着我的手說：「孩子，我走了，你好好兒跟着媽媽過日子吧。」我哭了。」「爸爸，你到哪兒去？」他說：「孩子，我是爲了你，也爲了我們所有的朝鮮人……將來你長大就會知道的。」父親拿了那支小手槍，披上一件老羊皮襖就走了。』

說到這兒，金元吉停下了。不知什麼時候外面起了風，颳得嗚嗚的亂叫，窗戶紙也呼沙呼沙的響。屋子裏誰都不作聲……金玉粉回憶的說：『爸爸跟着抗日聯軍走了；從那一天起，他一直不回家。』金元吉接下去——

『去年秋天，蘇聯紅軍出兵，東北解放了。我們就打聽父親的消息，可沒有打聽

到。今年，美國鬼子幫助蔣介石運兵到東北來，我們那兒又給侵佔了。老百姓剛剛過了幾天好日子，又給人家掐住了脖子！我們越遭難，越想念父親。前一個月，忽然得到個消息，說父親在牛犄角山一帶活動，有人親眼看見他戴一頂草帽，腰裏別個小手槍，脖子上套了個「千里眼」，蹲在路邊和老鄉談話。母親趕忙打發我和妹妹去尋父親。臨走媽媽再三叮嚀說：「見到你爸爸，也不要叫他回來，就把家裏的情形對他說——要是路上好走，叫咱們也挪挪窩兒，搬到旁處去住；這兒，可真待不下去啊！」

『我們到了牛犄角山，到處打聽，終於問到一位姓高的大伯，那老大伯說：「倒是一位姓金的隊長，朝鮮人；可不知道是不是你的父親？」我把帶的一張父親年輕時候的照片給他看，大伯拿着它看了半天，猛的抓住我的手說：「你是不是叫金元吉？」我的心撲通撲通的跳了：「是啊！我叫金元吉，這是我妹妹，你認識我父親嗎？」老大伯舒了一口氣：「啊，你們來得好，你們到底來了！走，跟我去！」他推開小門匆匆走出去，我們緊緊的跟着他。

『天空好像要下雪的樣子。我們進了一條偏僻的小溝；轉了幾個彎，就離開了人

行路：翻過一個小嶺，眼前又是一座很陡的孤山；山上滿是青翠翠的古松，和無數的野葡萄藤；松林響着風聲；一隻鷹在山頂的上空打盤旋。這裏差不多完全沒有路了，老人家可還是矯健的直往上走；我們年青人都趕不上他，只好努力的爬着上去，通身都汗濕透了。

「一到山頂，我兩個都楞住了：只看見平平的一片草地上，矗起一座高高大大的墳；墳前一塊青石碑上，刻着幾個紅字：『朝鮮英雄金隊長之墓』，下面是：『中國老百姓立』。

『妹妹哭了。我心裏疑疑惑惑的，問：『這難道是我爸爸嗎？』大伯流着眼淚說：『你父親去年七月十三就犧牲了！唉，他真是個好人，真正是個英雄啊！那天，游擊隊在北面牛犄角山上給日本鬼子包圍了，他們分三路衝出來；可是金隊長一夥給打散了；他獨個兒在前面那個小山咀上隱住身子，來一個打一個，來一個打一個；好像伙，他打死的敵人簡直不知有多少！後來他掛了彩還是打！一直打到天黑，鬼子撤了，他也昏過去了！……第二天我去打柴，他爬到一個山溝裏，剛好碰上；我忙把他

揩進一個山洞裏藏起來。我給他送水送飯，又叫我的老伴守着他。唉，真造孽！天那麼熱，傷口都爛了；我的老伴儘給他趕綠豆蠅子，還天天爲他燒香拜佛。到三天頭上……可就不行了！」我和妹妹聽到這兒，忍不住放聲大哭了！」

金元吉歇了口氣。他的妹妹咬着嘴唇，使勁的忍住眼淚。滿屋子人的臉色都變得嚴肅起來，對這位朝鮮英雄充滿了又敬仰又感激的心情。金元吉又說——

『老大伯勸住了我們，從父親碑石底下取出個油紙包，說是父親給我們留下的東西。我急忙打開來看，裏面有他一個手戳，還有一塊襯衣上撕下來的布；布上是父親用自己的血寫的幾句朝鮮文，那意思是：「孩子，跟上來吧！和中國人一起，勇敢反抗侵略者——直到勝利！」……』

（『生死緣』連篇之一）

血染的紀念品

朝鮮同志金元吉，掛了彩，在銀河口養傷。

那時候，鳳城也解放了。媽媽接到他兄妹倆的信，就叫媳婦看家，自己帶了小兒子來探望。金玉粉正在重傷號那邊值班；金元吉坐起來接待他的媽媽。

兩年沒見面，媽媽的頭髮已經花白了；以前穿的那條灰裙子，又添了幾塊補釘。她坐在床邊上，拉着兒子的手問長問短。提起父親的死，她眼睛紅了，可是她沒有哭，只咬着牙說：『你們兄妹倆參軍參得對！我很願意的。你們好好兒幹吧！』兒子知道她受的苦太多，從苦裏磨鍊出來了。他望着媽，心裏很感激。

媽媽又說到媳婦，從懷裏摸出一個帶五彩絲穗子的煙荷包，笑着說：『你媳婦送

你這麼個玩藝兒，你好好收起來吧。」金元吉接在手裏，看見荷包上繡着『殺敵英雄』四個紅字；忍不住微微的笑着，把它藏在懷裏。媽媽又揭開一個柳條盒子，裏面是黃澄澄、軟綿綿的『打糕』，捧着說：『看，這是你頂愛吃的。』金元吉高興的拿了一塊，又招呼同屋住的傷員：『同志們，來嚐嚐我們朝鮮的打糕吧！』同志們都說：『大娘老遠帶來的，留着你自已吃吧。』大娘笑起來說：『看你們說的！』就叫小兒子送過去，在每人床頭放了幾塊。

小姜跟着醫生來『查病房』。醫生給金元吉洗了傷口，換了藥，小姜用新紗布給他包紮起來。金大娘低聲問小姜：『同志，我兒子的傷要緊不要緊？』小姜笑嘻嘻的拍着她，兩條小辮子一搖說：『不礙事，大娘，你放心吧！』金元吉說：『媽，這兒的同志照顧得可好啦，我已經強多了！』說着，下了床，一手搭在小兄弟肩上，和母親一同到外面去曬太陽。

一出門口，就看見銀河的水在活潑潑的流——從山裏流出來，清脆的響着，燦亮燦亮的閃着，一拐一彎，繞到那邊樹林後面去了。山上一片一片的『茨木果子』通紅

得好看。娘兒三個就在門前的長石條上坐下來。金元吉含着笑，從口袋裏掏出立功證，和兩個金閃閃的獎章，給媽看；又解釋着：這些都是那次那次戰役得來的。金大娘手掌心裏托着獎章，心底裏的歡喜流露在臉上了，說：『好孩子，你參軍不到兩年，就立了這麼大的功勞；帶上這個，走到哪兒也受人尊敬啊！』

金元吉，點起一支煙抽着，慢慢的說：『媽呀！這都是中國共產黨毛主席給的光榮。這兩年來，中國同志都熱心的幫助我、培養我。就說我的排長吧——他叫張銀

虎，你記住他的名字，他對我實在太好啦！

『想起我剛來部隊的時候，可真笑話呢。第一次緊急集合，天還是黑洞洞的；我們正睡得香，忽然來了命令。旁的同志都快手快脚的穿衣服、打背包。我呢，越慌越不湊手。以前穿慣了老百姓的便褲，不分前後；一穿軍褲，卻把前面的開襠穿到後面去了！張銀虎（那時候他是班長）和同志們知道我沒經驗，趕忙幫我打背包，裹綁腿，繫鞋帶……幾個人伺候着，才趕上集合。誰知我跑不多遠，子彈帶又鬆下來，兜在屁股上。我只好一隻手提槍，一隻手在後面按着子彈帶跑；那股子狼狽勁兒，可真是笑

死人！

『以後，大家熱心的教我瞄準、射擊、拚刺刀、打手榴彈……就連擦槍，也是張班長先卸給我看，一件件指着說：「這是通天螺絲；這叫機柄；這是撞針……」我也用心記住，努力學習。』

『記得那一年冬天，到了我們最艱苦的時候。棉鞋壞了，梳了苞米皮墊在夾鞋裏。沒有夾鞋的，就割下襯衣的袖子把腳包起來。有一次行軍一百多里，沒吃上飯，又搶了一個山頭。山上儘大樹，掛滿冰凌；從下面看是樹枝，從上面看全是白茫茫的一片。狂風捲起雪花打轉兒，不下雪也像下雪似的。我們鼻涕凍成冰棍兒，眼睫毛也成白的了。』

『爲了等候大部隊，我們連夜守住山頭。敵人攻不上來，也停止了。夜裏，山上那冷勁兒真够瞧！槍只能抱在懷裏，或是揣在身上；如果拿在手裏，手套就和槍凍在一塊了。吹號的一吹號，號就凍在嘴上；拿下號，就連嘴唇也撕破了。我來來回回的踩着腳；空空的腸子好像都冰涼的；眼淚不知不覺的往下流。』